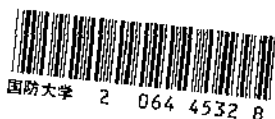


世界文明史

古代卷



学苑出版社



G0J09/260/

世界文明史

古代卷

唐河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明史/唐河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6

ISBN 7-5077-1478-0

I. 世… I. 唐… III. 世界史:文化史 IV.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448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开本 183.375 印张 3292 千字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680.00 元



山羊 旧石器时代 法国 康纳克



鹿 旧石器时代 西班牙 兰斯·切米尼阿斯



女性裸像 旧石器时代 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



同心半圆的线刻 新石器时代 法国 卡普利尼斯岛



狩猎 早期铁器时代 中国内蒙古 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



爱兰羚和猎人 石器时代后期 南非 萨门阿姆斯特



斯芬克斯和金字塔 第四王朝 公元前2600-前2500



天女和太阳神昼夜航海图(昼) 第二十王朝 公元前1150 壁画 底比斯



天像图 第十九王朝 公元前1300 底比斯



掷铁饼者 米隆原作 罗马时代复制 大理石 罗马 国立博物馆



拉美西斯二世坐像 第十九王朝 公元前1304-前1237 花岗岩 特里诺 埃及博物馆



克诺索斯宫殿 王座室 公元前1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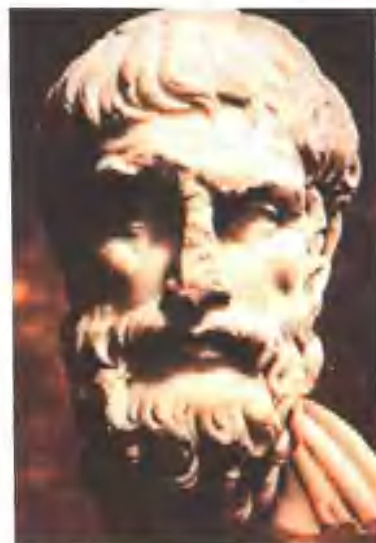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屋大维像 20 大理石
梵蒂冈博物馆



古希腊的统治者
公元前 150 青铜
罗马 国立博物馆



恺撒像 公元一世纪后半
片岩 柏林 帕加马博物馆



伊壁鸠鲁像 公元前三世纪 大理石
纽约 大都会美术馆



雅典卫城入口 公元前 447 大理石



帕特农神庙 公元前 447 大理石



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三世的战斗 公元前333 镶嵌 那不勒斯国立博物馆



君士坦丁凯旋门 315 罗马



君士坦丁大帝宫殿的内部 德国 特里尔



索菲亚大教堂 532-563 伊斯坦布尔



(意) 卡格奇 ((1601~1681) 克娄巴特拉之死 1660 油画 维也纳美术史博物馆



(意) 费拉里 ((1605~1654) 克娄巴特拉之死 油画 马德里埃斯坦赛美术馆



(佛兰德斯) 莱韦森 (1641-1711)

亚历山大大帝与罗克珊娜的婚礼

1664 油画 哥本哈根 国立美术馆



(法) 库蒂尔 (1815-1879) 衰颓时期的罗马人

1847 布 油彩 奥尔赛博物馆



衰颓时期的罗马人 (局部)



耶路撒冷的神石 1891 布 油

彩 个人藏



古罗马的温水浴室 1853 布 油彩 奥尔赛博

物馆



阿里·本·艾哈迈德在君士坦丁
1845 布 油彩 凡尔赛宫



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1840 布 油彩 巴黎 卢佛宫



大流士一世胜利纪念碑浮雕 公元前522 伊朗
贝希斯顿



希腊女诗人萨福 1848 布 油彩 奥
尔赛博物馆



萨珊帝王头像
四世纪 银 纽约
大都会美术馆



大流士一世宫殿的“万国之门”遗址
公元前五世纪 石灰石 伊朗 波斯波利斯



麦加的黑石神庙



泰姬·玛哈陵 1630~1652 印度 阿格拉



苏里曼大清真寺 1509~1574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苏里曼大清真寺礼拜堂内部 1551~1557



桑奇第一塔全景 公元前三~前一世纪初 砂岩



阿育王石柱 公元前三世纪 砂岩 纳塔卡尔



鹿野苑说法的佛陀
五世纪 萨尔纳特
出土 砂岩 萨尔纳
特考古博物馆



佛坐像 九-十世纪 西印度出土 青
铜 伦敦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桑奇第一塔东门树下药叉像



释迦四相图 五世纪末 萨尔纳特
出土 砂岩 加尔各答 印度博物馆



观音菩萨立像 九世纪 砂岩 那
烂陀出土 新德里 国立博物馆



佛陀立像 五世纪 砂岩 马图
拉出土 新德里 国立博物馆

《世界文明史》编委会

主 编：唐 河

副主编：王大良 李志兴

编委及编撰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汉亭	马慧娟	王 洁	王大良
王晓林	王晓玲	安超美	刘东超
许凤英	邢 华	吴 玲	陈国富
陆培芳	沈桂萍	李 璜	李志兴
周 辉	胡国荣	胡铁成	徐凤英
唐 河	秦德占	常文鹏	黄建中
程学本	蒲国良	翟安英	廖春江

前 言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近年来，当代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日益显著，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也随之大增。要了解这个整体性的世界，学习世界历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

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本书采用三段法,以史前人类出现到16世纪为古代,16世纪至1914年为近代,1914年至90年代为现代。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他们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著述的范围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15、16世纪以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大,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也

开始跨出狭隘范围，出现了反映人们对整体世界新的认识的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所谓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于某一阶段；即使属于同一阶段，其发展形式又往往互有差异。

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在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以氏族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地球的各个点上。他们彼此很少交换和交往，也不可能有多大范围的开拓活动。因此，点与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闭塞的，其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极其有限。在进入农耕和畜牧之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一些地区先后进入阶级社会。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的孤立状态，开始结成有一定领域范围的国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开始出现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但是，在阶级社会的前资本主义诸阶段，即使在经济发展比较先进的农耕地区，基本上都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分工和交换有限，手工业和商业都还处于附属的、补充的地位。只要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相对闭塞的状态就依然存在。到了15、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滋长。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

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会有程度较深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与此相应，人们就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这是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诸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基本状态，尽管诸阶段的闭塞程度因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只有当生产方式日益完善、社会形态走向较高阶段即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才使愈来愈互相依存的社会分工、地区分工和民族分工成为必要，人们对社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超越过去对自然的依赖。由此造成的密切而频繁的交换和交往，也就愈来愈超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一旦物质生产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希腊人的早期城市公社发展到一定水平，便开始向周围地区移民，广泛建立移民点。这些移民点和许多由之分出的城市公社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特别是扩大奴隶来源方面的联系，而这类联系又促进了希腊城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公元3世纪及稍后，中国北部的鲜卑、拓跋诸族，欧洲的日耳曼诸族，当他们有了铁器，知道农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具有一定向外扩张条件的时候，或者和平迁徙，或者暴力侵犯，向与他们邻近的先进农耕地区扩展。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适应纵向发展的横向发展。这个横向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的封建社会形态过渡。这就是说，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导致世界各地区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这种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转过来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资本势力对封建农业体系的侵蚀瓦解，直至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美洲的玛雅文明，虽曾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创造了文字，但

在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和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玛雅文明之所以长期停滞，缺少与纵向发展相适应的横向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大约在350万年前出现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到大约距今1万年前，人类学会了栽培作物，驯化了动物，这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第一次飞跃。从公元前8000—前7000年起，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以及非洲内陆，先后形成几个各有特色的农业中心。农耕所特有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农耕地区人口的增长，使各农业中心必然不断向周围扩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培育的小麦和大麦，在三千多年中先后沿东西两大方向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偏南直到印度的广大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培育的水稻，中美、南美培育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的周围地带扩散。于是，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在这个农耕世界之北，是宜于游牧和半游牧的地区。随着游牧和半游牧的不断扩展，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形成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偏北的游牧世界，与偏南的农耕世界并列。

亚欧大陆各农耕中心进入大约在公元前4千纪（指公元前4000—前3001年）后期阶级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划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书没有被这一难题所纠缠，而是把前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文明点的出现，到发展为文明区，最后发展为大的封建区域这一过程作宏观探讨。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都是以农为本的农本经济，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在于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前资本主义时期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是互相闭塞，很少有交往和交流，彼此孤立的发展。在与农耕地带并列的游牧地带，除了在大迁徙、大冲击浪潮中形成多部族的广泛联合而外，各部落、部族之间，也是基本上处于闭塞状态，生活很少超出狭小牧地的范围。

闭塞状态的打破，有待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古代文明